

红九

著

全世界 我只喜欢你

QIANSHIJI
WORLD
ZHIHUANIQI



错过了青春时的爱情，还好，长大后又遇见了你。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全世界我只喜欢你 / 红九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7.6

ISBN 978-7-5500-2209-6

I . ①全… II . ①红… III . ①言情小说—中国—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91112 号

全世界我只喜欢你

红九 著

出版人	姚雪雪
责任编辑	晏仁琼
特约策划	秦 瑶 涂继文
特约编辑	秦 瑶
插 画	三 乖
封面设计	姚姚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南昌市红谷滩新区世贸路 898 号博能中心一期 A 座 20 楼
邮 编	330038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大厂回族自治县彩虹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00mm × 1000mm 1/16
印 张	36
版 次	2017 年 6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450 千字
书 号	ISBN 978-7-5500-2209-6
定 价	59.80 元 (全二册)

赣版权登字 05-2017-14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邮购联系 0791-86895108

网 址 <http://www.bhzw.com>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 影响阅读, 可向承印厂联系调换。

目 录

Contents



丑 小 鸭 · 所 有 的 遇 见

第一章 \ 陌生的新家 003

第二章 \ 情窦已初开 020

第三章 \ 徐家的八卦 040

第四章 \ 别再陷害我 062

第五章 \ 成长的道路 083

第六章 \ 那一秒时光 103

ISBN 7-78-7-5306-3202-6

《丑小鸭》是安徒生童话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史上
最著名、流传最广的童话故事之一。

ISBN 7-78-7-5306-3202-6

《丑小鸭》是安徒生童话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史上

最著名、流传最广的

童话故事之一。

目 录

Contents



丑小鸭 · 所有的遇见

第一章 \ 所有的遇见	124
第二章 \ 理想是什么	146
第三章 \ 你怎么来了	167
第四章 \ 原来竟是你	196
第五章 \ 想念小师妹	225
第六章 \ 多奇妙的缘	253

《丑小鸭》是安徒生童话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史上

最著名、流传最广的

童话故事之一。

ISBN 7-78-7-5306-3202-6

《丑小鸭》是安徒生童话的代表作之一，也是世界文学史上

陌生的
新家

傍晚的梨花乡，夕阳红彤彤的，悬挂在半空，摇摇欲坠。天色渐渐变得灰暗，袅袅炊烟懒洋洋地从一家又一家的烟囱里升起来。

黎语真和秦白桦坐在瓜架下，做着最后的告别。

“明天我就要离开这里了。”黎语真的声音清清淡淡，听不出她想要的是小伙伴留恋的话语还是淡定的告别。

“其实我很羡慕你，”秦白桦揪了一根狗尾巴草，甩来甩去抽着瓜秧，“可以离开这个屁大一点的地方到大都市去生活，这可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

黎语真抽动了一下嘴角，浅浅地嘲弄一笑。

“离开这里，然后和一群仅靠血缘维系关系的陌生人一起生活在大都市？”她喘口气，“其实如果可以，我倒宁愿在我表姨家再住两年半，等我考上了大学，就可以自由自在过我自己的生活了。”

秦白桦嗤笑一声：“算了吧，从你妈去世到现在，你也就在你表姨家住了一个来月，你看看你表姨那副厌恶你的嘴脸，再住下去我都担心她会把你卖给隔壁老吴做续弦。还高考呢，她会让你继续上学才怪！”

黎语真左手压右拳又右手压左拳，关节发出一连串噼里啪啦的响声：“好歹我们这里也不算是很闭塞的山村，并且我又不傻，就凭我这两沙包大的拳头，我表姨如果想成功卖掉我还是得和我进行一番艰苦卓绝的斗智斗勇的。”

秦白桦想了想，点头：“也是，你从小就会扮猪吃老虎，看着傻其实猴儿精。话说，那男的好歹是你亲爸，你跟他走，他应该不会亏待你吧？就怕他老婆，你那崭新的后妈会给你小鞋穿。”

黎语真霍地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亏待我我就跑回来呗，大不了

你养我两年半，等考上大学以后我报答你。”

秦白桦也跟着站起来：“成，你以身相许给我签个卖身契，等我缺钱的时候就把你转卖给老吴做续弦。”

黎语萸抬腿踢了他一脚：“去你的！老吴喜欢的明明是你！”

秦白桦差点跌倒：“你不要用你齜齜的思想玷污梨花乡的淳朴！”

黎语萸又开一只脚挡住要走出瓜田的梨花乡最美少年：“明天我就走了，有什么要对我说的吗？”

秦白桦想了想：“你亲爹他们一家要真是欺负你，你就跑回来，别怕，有我和老吴在呢……”

黎语萸又踢了秦白桦一脚，拉着脸转身就走。

秦白桦赶紧跟上去。

“别生气啊！现在科技这么发达，走到哪我和你还不是心连心啊，全世界的距离也不过就是一根上网线嘛！你说是不是，保持联系哟……”

“一边去，谁稀罕跟你保持联系？”

“不跟我联系，那你总要跟老吴联系的嘛……”

“滚！！”

傍晚的梨花乡，夕阳挂在天边，把瓜田染得一片金黄。瓜田畔有一对不停拌着嘴的少男少女，他们的影子被拉得长长的，拖在地上。

这是黎语萸投在家乡夕阳中的最后一抹身影。

人生的前十六年，黎语萸一直和她妈妈生活在梨花乡，过着安静恬然的日子。

“爸爸”两个字对她来说，一直是别人有而她没有的一个寒冷词汇。直到两个月前，她妈妈病重垂危时拉着她的手语重心长地告诉她：“小萸，其实你也有爸爸，你爸爸还活着，他在S城，我已经联系了他，等我不行了，你就跟他走，他会好好照顾你的！”

那一瞬间，黎语萸觉得有道雷从头顶轰过。她忽然想起了曾经看过的狗血连续剧。

而她妈妈后面那些断断续续的叙述，让她惊觉，她的人生其实一点都不比狗血连续剧逊色，甚至剧情要更加出色。

她妈妈说：别怨你爸爸，其实他没有不管你，他每个月都有寄给我你的生活费。

黎语萸终于明白为什么十几年来家里那片地种出的作物产量并不丰厚，但家里却从不缺钱。

即便如此，她还是很想问一句：我不怨他，那我该怨谁让我有了这么与众

不同缺少父爱的人生？

别人家的孩子在外面和人打架，打不过可以回家叫有沙包大的拳头的爸爸来帮忙。她和人打架，打不过只能躲起来把自己的拳头练得沙包大。别人家的妈妈在外面受了小流氓的气，都有丈夫提着扁担追三条街给撑腰出气，她的妈妈受了小流氓的气，就只能自己更小流氓地提着菜刀不要命地豁出去出这口气。这些事难道她不该赖在她那其实尚在人间存活的亲爹头上吗？

她妈妈还说：等你到了S城，一定要乖，要听话。你爸爸在S城又成了家，他的妻子很有本事，是当地名门望族的千金。他们还有一个女儿和一个儿子，你要和他们好好相处，这样你才能有个落脚的家。

黎语真怔住了。她忽然想起看过一部叫《铡美案》的电视剧，她觉得她妈妈有点像秦香莲，只不过比秦香莲少生了一个儿子，她亲爹就特别像那个陈世美。

她妈妈又说：真真，记住，要学会宽容，不要去憎恨任何人，任何磨难都会带给人成长。只要懂得感恩，你的生活永远也不会陷入绝境。

黎语真觉得这段话是她妈妈这辈子说过的最棒的一段话，简直一下击中在她心灵上，她忍不住眼眶都要发烫发红起来。

然而马上，她妈妈接下来的话让她已经氤氲到眼眶的泪雾瞬间又冷却凝固了。

她妈妈说：真真，你知道吗？这句话，是你爸爸告诉我的。我时时想着他的这句话，觉得这辈子我没什么好委屈的，我过得很好，我的内心很安宁。

黎语真看着满脸倦容的母亲，隐忍地咬住嘴唇，把所有想说的话都死死憋在喉咙口里。

“可是老妈，我的内心一点都不安宁，您让我叫爸爸的那男的，肯定是欺负你读书少在骗您啊……”

黎语真把这些话咽回到肚子里。她不想让她可怜的妈妈在这样病痛的时刻还感受到现实的残酷和不快乐。

她抚着妈妈的额头，心头五味陈杂。

她很想问一问：老妈，您一定是非常爱那个男人吧？所以即便他如此待我们，您都不记恨他，丝毫不。

母亲去世后一个月，黎语真见到了她传说中的“爸爸”。他坐着配有专属司机的豪华轿车，裹风挟尘地赶到梨花乡来接她回他的家。

那是一个不苟言笑的男人，虽然已人到中年，却依然难掩英俊。只是人有些瘦，看上去身板不如乡下人壮实。

黎语真瞬间明白她妈妈为什么会把这个男人藏在心里，不怨不恨，念念不忘。



十六年前，这样一个沉稳而英俊的男人，用黑而幽深的眼睛注视着单纯朴实的乡下大姑娘，谆谆地告诉她：要学会宽容，不要去憎恨任何人，任何磨难都会带给人成长，只要懂得感恩，你的生活永远也不会陷入绝境——难怪这大姑娘会瞪着饱含秋水的双眼心甘情愿、甘之如饴地狠狠点头。

然后这英俊男人就拍拍屁股跑到大都市和名门之女组建家庭去了，留下傻姑娘熬了半辈子一个人在乡下把小孩拉扯大。

这样想着，黎语萁不由心生愤恨。

愤恨的黎语萁一路上都没有给她那个爸爸半点好脸色。

她想用拉长而冷漠的脸，表达清楚自己怨愤不满的感情立场。

她一直以为自己做得挺成功的，直到在高速服务站上完厕所出来，她躲在一角听到她那个爸爸的司机对他说：“黎总，别说，虽然这小姑娘晒得浑身黢黑，尤其是脸，但看得出她绝对是您的亲闺女！且不说那眉眼，就她那副不苟言笑的范儿，就绝对和您像得十足！”

黎语萁躲在角落里，用力扒住墙壁，防止自己一个忍不住冲出去朝司机亮出沙包大的拳头。

说谁黑？她这叫健康！

她仔细看着她那个爸爸的表情。她隐约看到他在听完司机的话后，始终严肃的脸上，表情居然有了一丝松动。

他竟然像是在笑！

那一瞬间黎语萁真想松开扒着墙的手，放任自己去使用沙包大的拳头。

她真想用暴力教育那个司机张啥啥，好好开车，有事说事没事别乱说，姑奶奶她拉着脸的事实是为了表达怨气，他这么生拉硬拽非要把事实嫁接到和那位黎先生长得像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处，既不会加薪也不会升职，只会招她一顿揍而已。

黎语萁一边磨牙一边腹诽着，忽然她听到她那个爸爸说：“小张，我好久没有给你加过薪了吧？等回去记得提醒我去跟人事说一下这个事。”

司机小张忙不迭地“感谢黎总”。

黎语萁脚下一个发软，险些滑倒在地上。

她刚刚真的不该扒着墙，她就应该放任自己去使用沙包大的拳头！

黎语萁到了S城，到了她爸爸黎志的家，终于见识到了什么叫作“和名门望族的千金组建的家庭”。

奢华的三层独栋别墅门前，拴着一只头颅昂得高高的杜宾犬，镶铜的大门紧闭着，把她隔绝在这高冷的建筑之外。

她的爸爸下了车，带着她走到那扇门前，站定说：“语萁，这里从此以后就是你的家了。”

不知道为什么，听着这么台词化的语言，黎语真眼角微抽了一下。

她看着她陌生的爸爸打开那扇门。那一刻门里的空间像无限的未知的黑洞一样，令她心头发悸。她被她的爸爸牵引着，一步一步走进那一片未知之地。

进了门，是硕大的一个客厅，一组黎语真见都没见过的豪华沙发像条龙一样蜿蜒盘踞在客厅中央。沙发上坐着三个人，两个女孩和黎语真差不多年纪，一个男孩看起来要小她很多，差不多刚读小学的样子。他们挤在一起看着平板电脑。

听到门口有响动，他们齐齐转过头来。

年纪小些的男孩子看到他们时，“哐”地一下从沙发上跳到地上，鞋子也顾不上穿，像个小火车似的“哒哒哒哒”朝黎志冲了过来。等跑到跟前，他用力一跳，挂在了黎志身上。

“爸爸！”小男孩兴奋地大叫，“您可回来啦！几天没见我都快想死您啦！”说完他把头挤在黎志胸口蹭啊蹭，像条馋奶喝的小狗巴一样。

黎志微微牵动了嘴角，抬手抚摸小男孩的脑袋。

黎语真站在一旁瞪着眼看着小男孩和黎志真人上演的这出温情天伦。看着看着，她悄悄咬酸了牙根，握紧了拳头。

黎语真握紧拳头时，心头有两个想法。

第一个，城里养的男孩子太丢人了，都多大了，还跟没断奶似的呢。

第二个，城里人太不懂事了，这两个人就不能考虑一下别人的感受么？他们这样在从小缺少父爱的人面前大秀父子情深，就不怕把她刺激得偏激变态报复社会吗？

黎语真转开头，不屑去看黎志怎样奋力从身上剥离那只缠人的小狗巴子。

她把面孔调回客厅，看到两个女孩当中看起来比较温和的那个从沙发上站了起来，款款向这边走着，脸上带着和善的微笑。

黎语真看着她摇曳的身姿、白皙的皮肤、甜美的面容，再对比下自己的衣着打扮、样貌肤色，忽然很真切地意识到，梨花乡和S城相比可能确实有点差距。

女孩走近，笑咪咪叫了声“姨夫”，懂事地问：“您这几天累坏了吧？”她摆手召唤着小男孩，“语翰，你这个小猴子快下来，别吊着姨夫了，让他先歇歇！”

叫语翰的小男孩“扑通”一声跳到地上。

甜美女孩看了看黎语真，问黎志：“姨夫，这就是语真妹妹吧？”她把目光调回到黎语真身上，友善地打着招呼：“你好，语真，我叫唐雾雾，是语翰和语萱的表姐，你来之前我就知道我们应该是同年，你就直接叫我的名字吧！”

这一刻，黎语萁觉得眼前这个女孩真像个天使，正对她张开和善的羽翼。

她点点头，但没说话。

黎语翰光着脚绕到黎语萁面前，滚动着漆黑的眼珠上上下下地打量她。

黎语萁并不拘谨瑟缩，同时也大大方方地打量他。

空气里传来一道女人的声音，音色清润，却透着一丝冰凉。

“语翰，跟你说过了，不要光着脚在地上跑，会着凉的，去穿鞋子，快。”最后一个字发出来，轻柔简洁，却带着毋庸置疑的威力。

黎语萁看到黎语翰吐了吐舌头，跑到沙发跟前穿鞋子。

她悄悄提了口气，挺直腰板，昂起头，抬起眼皮，把目光滑向那道女声传来的方向。

客厅一角的楼梯上，站着—个中年女人。不知道她是什么时候从楼上下来的。那女人姿态优雅清冷，面容秀丽华贵，正用她漂亮狭长的眼睛，不动声色地俯视过来，眼神淡淡的，让人看不透她眼底的情绪。

“阿志，”那女人对着黎志开了口，“让表姐给这孩子安排好房间休息一下吧，你也休息一下，你们赶路应该很累了。等休息好了，再跟这孩子介绍家里的情况。”

黎志抬起头对她应了声好。

天使少女唐雾雾冲着隐在客厅另外一个角落的厨房叫了声“妈”。

几秒钟后，又一个蛮好看的中年女人出现了。

那女人浅浅微笑着和黎语萁打了招呼：“你是语萁吧？跟着语萱语翰一起叫我表姨好了！我在帮忙煲汤呢，刚才没腾出空来，听说你要住进来，按表妹的嘱咐，就是……”她抬头瞄了瞄楼梯上的女人，“……就是你颜阿姨，你的房间早就安排好了。走，我带你去看！”

表姨一边说着，一边招呼跟在身后的保姆过来替黎语萁提箱子。她们穿过客厅往尽头的房间走。

黎语萁目测了一下，尽头那里应该不是什么充满刑具的小黑屋。她抬脚跟在表姨后面。

路过那串龙一样蜿蜒盘旋的沙发时，黎语萁觉得脊背凉飕飕的。

她扭头，看到那个白瓷娃娃般出奇美丽的女孩，正坐在沙发上恶狠狠地瞪着她。

看到她转头，那女孩冲着她从鼻孔里丢出一声冷冷的“哼”。

黎语萁迅速把正常的“看着”的动作变成了挑衅的“睨着”。

这动作她对秦白桦从小做到大，每次秦白桦都气愤难当地说：“我真想挖了你那双眼珠子！说你是死鱼眼睛搞不来眼含秋水吧，你倒能把鄙视加挑衅演绎得登峰造极，简直欠揍！”

现在她正用这副欠揍的眼神回敬着沙发上的美少女。

她成功地看到美少女的眼底瞬间燃烧起一团火焰：“看什么看，乡巴佬！”美少女站起来气咻咻地冲她叫。

“语萱！”两道声音同时响起。

一道浑厚，含着责备：“她是你姐姐！”

一道清润，音调平平：“注意你的仪态。”

美少女发狠地瞪着黎语萱压低声音说：“走着瞧！”

黎语萱一脸淡漠地应了声：“哦，好啊。”

然后她云淡风轻地越过美少女跟着表姨继续走。

她能感觉到，自己的后背快要被美少女眼中愤怒的火焰给灼穿了。

这让她很开心。

原来她的本领不只在乡下好使，进了城也很灵。让别人生气自己不气，这件事她从三岁起就能完成得非常出色。以后她会好好让这本领在城里继续发扬光大的。

除了那两道蹿火的视线，黎语萱又仔细感受了一下。她觉得再不快点进屋，她的后背可能会被一道道视线射穿成筛子——这屋子里的人，恐怕都在默默而专注地打量着她。

进到房间后，她松弛了一下挺得僵硬的背，发出一声不被人察觉的无声叹息。

虽然她很会气人，会把自己保护得很好不吃亏，可她还是忍不住怨恨自己有点无能。

她恨自己怎么还不到可以独立生存的年纪，她真不想和这些彼此毫不了解甚至对她充满敌意的陌生人一起，生活在这座冷冰冰的豪宅里。

在大豪宅里正好住满一个星期的当晚，黎语萱如约给小伙伴——那位号称梨花乡最美少年的秦白桦打了电话。

秦白桦在电话里吊儿郎当地问：“花姑娘，我从你准时的电话中品出了点迫不及待的味道，说吧，是不是特别思念你的青梅竹马我啊？”

黎语萱呵呵一声冷笑：“你怎么品尝的？舔话筒了吗？我准时那是我做人守诚信，你知道城里学校的美少年有多少吗？我会有工夫思念你？”

秦白桦嬉皮笑脸：“你就继续修炼你的嘴硬死撑大法吧！”顿一顿，他问，“怎么样啊，你的新生活？看起来应该还没有幸福到乐不思蜀的地步，不然你早忘了给我打电话了！”

黎语萱收起抬杠的念头，小叹了一口气。

“你都不知道我现在的生活环境有多复杂！”

秦白桦像个八婆一样兴奋兮兮地追问：“怎么复杂了？快讲给我听听！你都不知道，你走之后我没人捉弄了，日子过得有多无聊！你快说点你不开心的

事让我开开心心！”

黎语萁恶狠狠地“呸”了一声后，把自己这一周来的生活简要地向秦白桦做着描述：“我这个爸爸家里是真有钱，住的是加上地下室总共四层的豪华大别墅，别墅里的人总体来说对我都没什么好感，当然我对他们也应用了双倍没好感反弹技能。”

秦白桦在电话另一边三八地追问：“你没跟你爸那另外的一儿一女打起来吧？”

黎语萁回答他：“暂时没有，不过就算打起来，他们一个娇滴滴一个还是小嘎豆，打得过我才怪！说起那女的我就来气，我们俩之间才差了一岁多！你说我那个爸也够不辞劳苦的，这边刚跟我妈生了我，那边就跟名门望族的千金大小姐又造了个小孩出来！真够城乡双丰收的！”

秦白桦也跟着唏嘘：“你爸为了人类繁殖事业确实挺兢兢业业的！不过我估摸着吧，就你糙汉子不吃亏的本质，也挨不着小姐少爷们的欺负。你别欺负人家让人给撵出来，我就替你烧香谢谢佛祖了！”

黎语萁又一声“呸”。

秦白桦说：“你们家要是就这么几个人，那也好办，慢慢来，我相信以你的厚颜无耻早晚能收服这一家子！”

黎语萁冷笑：“你成语是隔壁老吴教的吧，用得这么乱七八糟！什么厚颜无耻，我这叫足智多谋好不好？这家里不只这么四个人，除了一些帮工，还有黎志配偶的娘家表姐。我摸索了一星期，似乎这个表姐是个寡妇，自己没什么工作带着孩子快过不下去了，就来投奔她表妹。反正黎志他们家钱多不差两张吃饭的嘴，就把表姐娘俩留下了，还让表姐做了管家。说起来，这表姨母女俩对我倒挺和善的。”

秦白桦笑：“你看，也不是所有人都是敌军嘛，还是有可以拉拢的中间力量的嘛！加油大萁！以你粗糙抗造的能力，你早晚会在新环境里如鱼得水的！”

黎语萁放下电话后不屑地冷哼了一声。

谁喜欢在这里如鱼得水？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和他的妻子儿女们的幸福家庭，她真懒得掺和。

从到这个家里，她就记了一笔账，自己吃了什么用了什么大概抵多少钱，她把这些都一一记录了下来。等到十八岁考上大学，她会靠自己好好地活下去，再也不靠她这个可以演《铡美案》男主角的父亲。等将来工作了，她会把这一笔笔账加了利息还得干干净净的。

她才不要欠这个家任何东西。

黎语萁并没有像电视剧里演的那样像个复仇天使似的，一见到对自己生而

不养长大后又来认亲的亲爹就歇斯底里。她觉得电视剧那样演是为了戏剧效果，因为不夸张就没有矛盾冲突，就吸引不了晚上八九点钟七大姑八大姨们的眼球。

而现实生活里，虽然她对黎志有着不可跨越的嫌隙和无法磨灭的芥蒂，但她还是告诉自己理智一点，一则她现在没有独立生活的能力，二则她很想弄清楚当年她爹一龙二凤这出戏是怎么演出来的。在弄明白这件事之前，她就算叛逆也会叛逆得很冷静，不会随时背着个制裁背叛者的炮筒在身上。

她是个能拎得清的人，知道自己目前最首要的事情是好好读书，等考上个好大学就可以让自己不用仰人鼻息地过日子。

黎志给她安排了学校。因为她从乡下来，底子弱成绩不太好，所以没法子进S城最好的重点高中一中，只能去普高二中。

唐雾雾和黎语萁同年级都读高一，不过人家成绩很好，读的是一中。黎语萱在一中的附属初中读初三，她们两人每天一起上学放学，出入都由家里司机车接车送。

黎志也提过想要再安排一辆专车接送黎语萁上下学，被黎语萁不识好歹地拒绝了。

她给黎志的说法是：晕车。

黎志说：我从乡下把你接回来的一路上没看到你吐。

黎语萁说：第一次坐远途轿车比较好奇，没顾上晕，现在适应了不好奇了就该吐了。

黎志不是不知道她胡说八道，但是看她宁愿胡说八道也不愿意接受车接车送的待遇，只能叹口气不再坚持。

还好有司机小张这根解语草及时宽慰了他。

“黎总，您大女儿那要强的倔劲可真像您啊！”

黎语萁拒绝车接车送的事被黎语萱知道了。她不辞劳苦地从楼上特意下来，敲响了黎语萁的房门，鼻孔扬得高高的说了一堆冷嘲热讽的话。那些出自初三小女生之口的话，难听倒是难听，但是逻辑性很差，听得黎语萁很想给她改病句。

黎语萱的这番痛斥，起先主旨是“你不要不识好歹，给你车子你倒嫌弃不用”，之后不知道怎么就过渡到了“你不要企图占用我们家资源”。

这让黎语萁理解起来很为难，因为里面的逻辑相当于“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你说你说”和“我恨死你了，我不要听我不要听”。

听得实在闹心了，黎语萁举起手里黎志刚给她配的手机，以一句话终结了黎语萱的各种不服与不忿。

“不歇会吗？我都快录没电了。”

黎语萱的脸色瞬间被愤怒之火烧得通红：“你要是敢拿它到我妈那里嚼耳朵根子，看我会不会让你好过！”

外强中干地放了这么一句话后，黎语萱气咻咻地上楼去了。

黎语萱很奇怪，一对有城府的夫妇怎么会生出这么一个头脑简单、脾气大上天的女儿。她也就是生在有钱人家里，不然就这骄纵性子，要是在梨花乡，早被乡里的孩子们合伙扒了不知道多少层皮。

黎语萱很努力地适应着大城市的读书生活。她的同桌是个很娇小的女生，名字叫闫静，又带着一副大大的近视镜，于是大家都叫她小眼镜。

黎语萱所在的班级有个挺漂亮的女生叫越莹，看得出应该是女生中的头头，小小年纪就很懂得抛媚眼，把班里好几个男生迷得神魂颠倒的。

黎语萱发现越莹很爱找自己聊天，一到课间休息，她就会凑过来，挤走小眼镜，然后跟她使劲逗话。

比较让黎语萱奇怪的是，逗着逗着越莹就会和其他女同学对个眼色，那些女同学的嘴角就会噙上意味不明的笑意。

黎语萱一点都不傻，她知道越莹她们在嘲笑自己。可是越莹她们嘲笑她的点到底是什么，她一时还没有悟出来。

上课时她压低声音问小眼镜，知不知道越莹她们笑什么。

小眼镜支支吾吾回答她：“……她们觉得你普通话不好，听起来很搞笑……”

黎语萱发自内心地震惊了：“不会吧？我觉得我说话和新闻联播没有任何区别啊！”

晚上放学回到家，黎语萱在电话里跟秦白桦吐槽这件事。

“你说城里人的耳朵是拐着长的吗？我的普通话发声跟罗京有一个字不一样的吗！”

秦白桦在电话另一端笑得直发癫：“你得了吧，你是多厚颜无耻啊还敢和罗京比呢！你一张嘴，大舌头筛出来的那股大苞米茬子的土腥味方圆十里都能感受到了！”

黎语萱怒了：“滚！笑话我不用花钱是不是？就好像咱俩不是一个口音似的！”

秦白桦立刻笑不出来了。

从那天起，黎语萱听新闻联播听得更仔细了，她暗暗比较着自己的发音和播音员到底有什么不同，可比来比去都觉得自己真的担得起字正腔圆这几个字。

可能她不显山不露水的样子给了越莹一个她很好玩弄的印象，越莹来取笑她的行为越来越不加掩饰。